

于晴作品集

原来是你



06

可惜了个小迷糊可怜的十几年暗恋
哗啦！就此枪毙！！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821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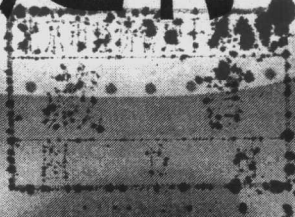
I 247.57-51

10
:06

于晴

作品集

原来是你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LP) 数据

于晴作品集、台湾于晴著·—呼和浩特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
2001. 11

ISBN7—204—03243—8

I 于… II 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62245 号

于晴作品集 原来是你 于晴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 印刷

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—204—03243—8/I·557 定价：9.80 元

作者简介

于晴原名范静郁。在台湾新生代女作家中，于晴和席绢是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的比翼鸟。

这是两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，她们文化都不算高，不过是专校毕业生，相当于大陆的中专吧。出道都很晚，席绢是1993年发表处女作的，于晴也在此时一炮走红，席绢以处女作《交错时光的爱恋》席卷台湾。于晴与席绢不同，初时平平，越写越火，到最近的《金锁姻缘》、《龙的新娘》简直有红透港台之势。这两个万盛的“当家花旦”竞赛似地成长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加上另两位女作家，林晓筠和沈亚，把素以武侠之霸气雄踞榜首的台湾俗文学出版界闹了阴盛阳衰。四小名旦每人以每月一部的速度推进，简直令人瞠目。

相比之下于晴虽也是纯情一族，但运思添了许多匠心。以《为你收藏片片真心》为例，自命风流，向往自由害怕婚姻束缚的“五剑客”，他们坚守独身主义，一直固守心中的感情堡垒，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极佳的防护，然而，在遇到了似乎“前缘命定”的女子以后，一个个瓦解了独身主义的防线，在爱神的如唤下，他们一一弃甲投降。

作者执着地热爱今天的生活，她鄙夷封建社会嘲讽封建社会，她也傲视未来，她对今天情有独钟。她在献给读者美妙的爱情故事的时候，毫不隐瞒地端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。至此，于晴目前创作的爱情小说已全部推出，可以预期大陆广大青年读者继琼瑶之后又将掀起一股于晴热。

第一章

“……所以，我希望各部门主管在下一次会议中提出下年度的营运方针……”平静冷漠的声音在偌大的会议室中响起，其中似乎还夹杂着些许模糊的鼾声——其实，如果不是会议室安静得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，相信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那细微的鼾声的。

祁劲的眼睛立刻狂怒而不可思议的瞪着身边的女子。

“楼珊珊！”暴怒的声音一响起，他身边的女子就不自觉地弹跳起来，连带椅子翻倒，整个人因为撞击到前面的长形会议桌而发出巨大声响；这还不包括她那接踵而至的哀号。

祁劲——祁氏企业的总经理——自认才是那个该哀叫的人。他深吸口气，冷漠英俊的脸庞此刻正酝酿着一场明显易见的风暴。

“会议到此结束。”祁劲沉声道。

他用尽所有的自制力，趁着各级主管失措而鱼贯走出会议室时，想尽力平息内心的怒气——只要没看见珊珊正像做错事的小孩般想混在主管之中溜出去，他绝对相信以他训练有素的自制力，是能压抑住那股发自内心的愤怒的。

“楼珊珊，你留下。”他很满意自己平静的声音。

· 原 来 是 你 ·

已走到门边、正庆幸逃过一劫的珊珊，一听见老板的叫唤就不禁垮下一张脸来。

“王经理，请你顺手带上门。”他向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的男人说道。

“我以为会议已经开完了。”珊珊睁着大眼，无辜地说道。

他微笑——他竟然还能挤出笑容。

“会议的离开完了，现在我要看看会议记录，‘楼秘书’！”他故意加强最后叁个字。

“会议记录？”她眨眨眼，象是不了解这四个字的含义似的重复着。

他缓慢地点头，投向她的目光仿佛在警告她——最好不要赌自己的好运什么时候用尽。

“我需要看看会议记录。”他指指她手里的公文夹。“拿过来。”他命令。

“我还需要整理整理……”她吸哺着。

“拿过来。”

她白了他一眼，心不甘、情不愿地走过去，然后交给他。

他平静地打开、平静地抬起头，“无字天书？恩——”

“我只是一时不小心睡着了嘛！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她噘着嘴说道。

“楼大小姐！我需要的是一个尽责的秘书，而不是一个会在开会的时候睡觉的人。你自己告诉我，从你进公司以来，每次会议有哪次你大小姐不打瞌睡的？”

“谁叫你每回开会没有一个钟头就不放人！你知不

知道你说的话很无聊？”她明明理亏还强词夺理，害得他猛翻白眼。

“你是说，这全是我的错觉？”

“正是答案。”

“很好。”祁劲这回可吃了秤陀铁了心。“我相信这全是我错。”

“你肯承认就好。”

“也许我根本不该用你，楼大小姐！”

原本满意的笑脸在听到这句话后迅速地皱成一团。

“祁劲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”

“我象是开玩笑的样子吗？”

她紧张地抓住他的手臂，灵活的大眼如今充满恐慌。

“你不能这样！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祁劲当作没看见她的哀求——虽然很难。

“我是总经理，而你是我的下属，我有理由革你的职，你忘了吗。”

“你答应过要帮我的。”她一双大眼都快掉出眼泪来了，逼得祁劲不得不仰起头瞪着天花板上的一块小污点，以免让她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说服了他——天知道他哪次成功过！到最后还不是乖乖屈服在她泪水攻势之下！唉！

他长叹一口气。“珊珊，不是我不肯帮你，实在是你——你看看这叁个月来你所做的成果——速记你不成，我可以忍受；偶尔开个会，你梦周公，我也可以当没看见，甚至你忘了我跟客户约会的时间，我都能当作

· 原 来 是 你 ·

没发生。但叁个月下来，你自己说说，你弄丢了多少张客户的订单？更别谈连通电话都接不好了！如果不是我早就认识你，我会以为你是哪家竞争公司派来的秘密武器，是存心来整垮祁氏的！”

珊珊的眼里出现一抹愧色。“我答应……不！我发誓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会尽秘书的本份，真的！”她小声地说，好紧张地望着他面无表情的脸庞，生怕他说个“不”字。

“珊珊——”他早该知道他就是不忍心看她失望。

“真的啦！我发誓我一定会努力，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！祁劲。”

他耙耙头发，凝视她的眼眸，说出彼此心知肚明的真相。

“其实你要追求大哥，也用不着非进祁氏不可嘛。”

早在当初——起码也有十年的历史了；光看这小妮子追寻祁静目光，他就知道她喜欢上大哥了，只是碍于女孩子家的矜持，而难以启口，所以一直拖延至今。直到叁个月前，她找上了他——就在她家隔壁——拜托他帮一个忙：为她在祁氏安插一个职位，让她能时时见到祁静，一来，可解相思之苦；二来，说不定有可乘之机，能让祁静发现她的好，她的美，借此促成一段良缘。不过这都是她自己在作白日梦，祁劲个人倒以为，要是他的大哥会冰心融化，哈——他就根本不叫祁静了。不过本着十年的邻居关系，加上她苦苦哀求，外加一把鼻涕把他的衬衫弄得惨不忍睹，他只得答应下来。只是谁也没有想到，珊珊才进公司不到一天的功夫，美国分公司临时出了问题，祁静就此一去叁个月，至今尚

无归期。而这小妮子除了继续做下去外，也别无他法，只不苦的人是他，收拾残局的人也是他罢了。

其实大概而言，他和祁静是孪生兄弟，不但外貌一样，就连个性也十分神似，只不过祁静更冷、更淡，能少开口的时候，一张嘴就是紧闭不说，所有内心的感觉都搁在心底，有时候连他这个做弟弟的都看不出祁静在想些什么。当年在大学里的时候，还有人给祁静起了个“冰人”的绰号。由此可知祁静的个性有多冷淡了。而他们的老爸竟然还以孪生兄弟为由，分别为兄弟俩取了两个同音的名字——祁静和祁劲。有时候连是在叫谁都分不清楚，到最后当两兄弟站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旁人就以大祁静和小祁劲以示区分。天底下大概再也没有这么荒谬的事了，他付道。

不过，到目前为止，他仍然不明白珊珊会喜欢上那个“冰人”的原因。他几乎敢断定当年搬到她家隔壁的时候，她只不过是十二叁岁的小女孩。而祁静一心在事业上冲刺，他怎会遇上这小鬼头呢？

他把心中疑惑说出来。

“小丫头，你到底是怎么喜欢上我老哥的？”

她眼睛闪啊闪的，完全象个恋爱中人。

其实珊珊长得还不错，甜美的脸蛋时时刻刻挂着笑意，每回一双眼睛眨啊眨的，他就知道她又在耍些什么小阴谋了。换言之珊珊太透明了，一眼就可以看到她在想些什么，再加上那副迷糊有个性……天！他怀疑祁静会喜欢上像珊珊这样的女孩子。

他几乎敢断定这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单恋，而他就是那个帮凶。

· 原 来 是 你 ·

“这是秘密，不告诉你。”她娇憨地笑着。

“我想也是。”他嘲弄道：“女人的秘密只要几张嘴凑在一起就成了闲话。

她朝他皱皱鼻子，完全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。

“总之，将来有一天你会知道的。”

“我期待那一天的来临。”他讥诮的语气表露无疑。

“这表示你会帮我？”她眼睛一亮，兴奋地问。

叹了口气，他情不自禁地揉揉她的头发，说道：

“珊珊，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呢？”

她俏皮的眨眨眼，知道他已经软化。

“拜托啦！祁劲。我保证将来你不会后悔的啦。”她两眼汪汪地注视着他。

不后悔才怪！望着那双大眼，他只能说：“就算我不答应也不成，是不是？”

“谢谢你！祁劲。”她好开心地搂住他的脖子，在他脸上印下一吻。

“小丫头，小心一点！我可不希望出去后让大伙在我脸上看见口红印。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关系可大了！我名誉会受损。”他打趣道。然后想起她的腰。“你还好吧？刚刚睡醒就被撞的滋味一定很不好受，AA？”

不说不痛，经他一说，她才觉得左腰隐隐作痛。

她痛苦地皱着眉，埋怨道：

“一定淤青了啦！谁叫你这么大声叫我。”她把责任全推到他身上。

“喂喂！小姐，请注意这是谁的错。”遇见她，他似

乎只有叹息的份。“我几乎不敢想象其他主管会怎么想？我一世英名全给你毁了。”

“毁了？为什么？”

因为在公事上他向来严谨，也从未徇私过。知人善任是他祁劲的招牌，没想到会让她给砸了。有谁会相信祁劲雇用一个没有经验、没有责任心的女孩子做贴身秘书，会是为了工作？为了公司？

“算了，算我认栽了！谁叫我认识你呢！”他关心地补了一句，“待会你就去买瓶药酒什么的，先弄好你的腰再来上班，知道吗？”

“是。”她立正敬礼，象个尽忠职守的小兵，惹得他不想笑也笑了。

这小妮子！

迟早有一天，他冷漠的形象会被她给毁了！他无奈的心想。

自从五年前，祁家再度举家搬迁到天母去住后，原来的房子就只剩下祁劲一个人住了，而比邻而居的就是楼珊珊一家叁口。

其实在当初，祁家夫妇希望一家人都住在一起，但祁劲以距公司较近为由坚持留下；不过这只是理由之一，也是最微不足道的小理由。真正的理由是：他眷恋珊珊家的家庭温暖，那是他叁十年来从未享受过的温情，为此他可以忍受诸多不便——例如：他的继母叁天两头打电话来唠叨说他一个人住将有多孤独、多无助，一家团聚才能享天伦之乐……诸如此类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
其实所谓的“天伦之乐”最不可能的就是发生在祁

· 原 来 是 你 ·

家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假象，包括表面的平静……

“喂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”

抬起头，对窗的珊珊正拼命朝他挥手——说来奇怪，祁家上下起码也有五间卧室，偏偏他就是看上这间正对珊珊房间的卧室；更巧的是，他们的窗户竟然开在同一个地方，大概是附近的房子都是同一家建筑公司建的；连窗子都能面对面！有事没事珊珊还会找他诉诉苦什么的；只要这小妮子不要连失眠也把他叫醒陪她到天亮，大概而言，他是满喜欢跟珊珊聊天的。

“祁劲，你耳朵聋了？”她又叫，开始每天一贯的谈话，虽然大同小异，但祁劲并不排斥。

“我相信整条街的住户都能听见你的声音。”他慢条斯理地说道。

她有些脸红，“谁叫你不理我，只顾坐在那里想心事，连穿衣服都忘了嘛。”

“小姐，你有点羞耻心好不好？难道你没有听过非礼勿视吗？偷看是小人行径！”

她睁大眼，很无辜地说：“这又不能怪我，是你自己把窗打开，整个人就在窗前来来晃去的；又不是我爱看，根本是你自己爱现！想让全街的女性看见你健壮的肌肉吗？”她很不服气，两颊气得鼓鼓的，活象是块爆了的气球。

祁劲忍不住轻轻笑了。“好了，小丫头！不跟你辩了，再说下去，我相信你也不会羞得无地自容。”他摇摇头。“老天，我真不明白像楼爸、楼妈那样斯文有礼的人怎会生下你这女儿？”

“我这里？”她瞪着他。“你最好说清楚，否则你休

想进楼家大门。”

他装出夸张的表情。“老天，这无疑是对我最大的惩罚！你确定你想知道？”

“不想知道干嘛问你？”她当他是白痴似的说道。

他耸耸肩。“老实说，我从没见过象你这里不会害羞，不懂礼貌外加说话粗鲁的女孩子。”

珊珊只是昂起小而尖挺的下巴，睨着眼晚他，态度就象高傲的女王一般。

“我才不在乎你的看法呢。”

“说得也是，如果不介意，可以容许我先把窗帘拉上、穿好衣服，再跟你‘闲聊’吗？”

她挥挥手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反正我早就把你看光了，每天一大露，还有什么好遮掩的？”

他翻翻白眼。“小姐，拜托你小声点，就算你不要面子，我还担心人家误会我是大色狼呢。”

她噗嗤一笑。“好啦！谁不知道你祁劲是出了名的单身汉，不要说别人，光是这条街有女儿的母亲，哪个不想来说媒？好几次她们还拜托爸妈当媒人呢。”

他张大嘴，连穿衣服的动作都停下来了。“我好象没听过这消息吧？”

“我叫老爸、老妈推掉啦。”她神秘兮兮地说，还特意压低声音，当成什么大秘密似的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因为我知道你最讨厌的就是相亲了。”她当自己很了解似地说：“你是那机会亲自追求自己喜欢的女孩子，而不是某人介绍；我猜得对不对？”

· 原 来 是 你 ·

他扬扬眉，不予置评。他可不希望因为承认她说对了，而更增添她的得意，让她开起染房来。

“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会先为你过滤嘛。”

“过滤？”

她亲切地点点头，急切地想要表功。

“老爸每次拿到那些女孩的照片，我和老妈就开始帮你筛选。本来想为你挑个最完美的女孩，没想到最后还是没有发现适合你的好人选。”

“看来我真要感激你。”他捏了一把冷汗。

“好说，好说！其实我们是互谋其利。”她顿了顿，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大叫：“阿上帝！我差点忘了老妈叫我上楼来问你要不要过来一块儿吃饭。”她忘东忘西的个性在家里也随处可见，有时就连楼家夫妇也受不了她的个性。

“现在你才想起来！”他骂道。

“我不管，我可是告诉你了，等会儿老妈唠叨我的时候，你可要替我说好话哦。”

“我有什么好处？”他带着笑意问道。这里当代罪羔羊的事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他早就习以为常了。”

她瞪大那双漂亮的眼睛，很不可思议的问：“好处？让你来我家吃饭，你就该谢天谢地的了，还敢谈什么好处？你来吃饭的最大好处是：不用躲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，独自一个人坐在大餐桌前吃着泡面！怎么？你还要求什么好处？”她霸道地说。

他因为她的形容而笑出声来。“你说得没错，我的确不该再奢求了，不是吗？有人能拯救我脱离泡面生活，我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情，而不是在那里讨价还价。”

她盯着他看好一会儿，才说说：“算你聪明——你这是骂我还是在谢我啊？”

“当然是谢你啦。”他忍住笑意。

她十分相信地点了点头，“这还差不多！穿好衣服就直接过来，我会替你先开大门的。记住喔！别跟老妈说我差点忘了叫你吃饭唷；还有，要是老爸问起我工作的情形，你可不能照实说哦。”

“你放心！包在我身上，OK！”

她满意地点点头。“待会见。”

“待会见。”

他终于得偿宿愿，拉上窗帘，遮掩住他半裸的身躯。

“阿劲，我煮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，来，尝一块看看。”楼妈忙着把桌上的菜夹到祁劲的碗里。

“谢谢楼妈。”祁劲微笑道。

“说什么谢呢？都已经是几年的邻居了，干嘛还跟陌生人一样客气！来，再尝尝看炸虾……味道不不错吧？”

楼妈在祁劲堆成小山高的碗里再添一样，让珊珊睁着一双大眼看得好生忌妒，怀疑谁才是楼妈的子女。

“妈，那是我最喜欢的炸虾，你干嘛老夹给他嘛！”她撅起嘴，一脸的委屈，逗笑了大家。

楼妈止住笑，白了她一眼。

“还说呢！让你阿劲过来吃饭都叫了老半天，害我们两老坐在楼下苦等！我看八成又是你迷糊得忘了吧？”楼妈就爱唠叨她迷糊的个性。

珊珊吓了一跳，没想到楼妈这么快就兴师问罪了。

· 原 来 是 你 ·

她赶紧把什么委屈可怜的表情统统收起来，用力推了推正埋首吃饭的祁劲。

见他没有反应，又在桌下悄悄地踩了他一脚，逼得他不得不抬起头来，朝楼爸、楼妈笑了笑，然后瞪她一眼。

“其实也不是珊珊的错，是我自己正在洗澡，所以耽误了些时间才过来。”他若无其事地说道，换来珊珊满意的笑容。

楼爸、楼妈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暗笑在心底。

“对啊。”珊珊用力地点头，补充道：“这回是祁劲的错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
“小珊，其实你母亲也不是在怪你。”

楼爸难得开口说话了，一双老花眼镜戴在他脸上显得十分睿智。“她只是担心你这么迷糊的个性终有一天会闯出大祸来。”

“是啊！尤其我一想到将来小珊的丈夫是否能容忍她的个性，我就担心得连觉也睡不好了。”楼妈说完，眼角瞄了祁劲一眼。

“妈！”珊珊大叫。“我才二十出头，就急着要我嫁人了吗？”

“我十八岁的时候就嫁给你爸爸了！你二十叁岁不嫁人，等着做老姑婆吗？”

“妈，现在时代不同了啦。”珊珊不明白怎么每回祁劲来家里吃饭，老爸、老妈就开始上演“催婚记”？

“时代不同，女孩子就不用嫁人了吗？”楼妈拍掉楼爸夹向卤猪脚的筷子，突然把话题转向了祁劲。

“阿劲，你倒是劝劝小珊，你们男人啊，四十岁不

娶都算得上是黄金单身汉，小珊这把年纪了却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，让我每回出去都不敢跟人说；丢脸哪！”楼妈嫌恶的表情装得逼真极了。

一时没想到楼妈会细数她的缺点，珊珊气恼得说不出半句话来，两个腮帮子里得鼓鼓的，连饭也咽不下去了。

她转向左右为难的祁劲，“祁劲，你今天就跟他们说清楚。我才二十叁岁呢！没有男朋友又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。现在甚至还流行不婚族，就算我一辈子都不结婚，又有谁敢说话？是不是！”她抓住祁劲的手臂，使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、埋头吃饭了。

“我——”祁劲有些尴尬；他该帮谁？

帮楼爸、楼妈，然后让珊珊骂个狗血淋头？还是帮珊珊，以后从此再也尝不到楼妈的手艺？他这可不是两边为难吗？

早知如此，他就不该来楼家吃饭，也就不用遭此池鱼之殃了。

楼妈再跟楼爸对看一眼，笑道：“阿劲，既然小珊要你评评理，你就照自己意思说出心里话，楼妈不会怪你的。其实女孩子年纪大了，要不趁早找个好丈夫，难道想一辈子独身终老吗？这不合情理嘛！”

珊珊急忙地说道：“那上辈的想法，其实现在女人不见得一定需要男人才能过活。如果我打定主意不结婚，我一定会领养几个小孩，这样既不孤独又不必靠男人，多好啊。”

楼妈睁大眼睛。“你有这个想法？”

“早就有了。”珊珊很得意，连祁劲的目光炯炯的望